

肖文苑◎著

云雨迷惘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肖文苑◎著

云雨迷惘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雨迷惘/肖文苑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7.7

ISBN 978-7-5306-4754-7

I. 云… II. 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515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625 插页 2 字数 216 千字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8.00 元



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,此生便算是满足了一半儿。

乔知之花重金,买歌妓窈娘为妻。此事在京师传为美谈。人是很难完美的。有人长相甚佳,而才艺不足;有人才艺精到,而其貌不扬。窈娘不但姿色动人,而且才艺出众。爹娘给她一副好嗓子,唱起歌来,像银铃一般清脆,像莺声一般嘹亮;天公给她一个姣美的身材,跳起舞来,如花枝摇曳,如柳絮随风,令人倾倒,赞叹不绝。她会写诗,虽不算上乘,但才思敏捷,出口成章。单这一点,便令苦吟先生愧煞。

乔知之每日散朝回府,窈娘便从房里出来,为他脱去朝服,夫妻相对而笑,共同细品香茗。乔知之有时让她清唱几句,唱到得意处,他也默默地点头,击案应和。有时让她在红毯上,不拘形式,即兴起舞。

人世有许多不请自来的烦恼,和纠缠不清的苦闷,但都被她的歌声轻轻地拂去了为她的舞袖——扫荡。乔知之如今虽薪微俸薄,论功名,论财富,在京师都数不上他;但妻子娇艳,一家

生辉,不仅使同僚艳羨,就连身居高位的,也暗暗夸他有福。

乔知之在弱冠之年,家里曾给他订下过一门亲事,但退了。乔知之的父亲叫乔师望,娶唐高祖的女儿庐陵公主为妻,拜驸马都尉,官至同州刺史。乔知之兄弟两个,他的弟弟叫乔侃。父为刺史,母为帝女,皇亲国戚,一家富贵,待到纳妇时,定要选个门当户对的,不能随便娶个平民的女儿。因此父亲打算给他聘汝南崔氏之女为妻。崔是大姓,名门望族,满朝朱紫,做官的人很多。俗话说,三分干亲,胜过别人。你牵我连,互相依附,易于获得官职。这比朝无亲故,仅凭十年寒窗,一枝秃笔,到考场去死打硬拼,稳当多了。

乔知之对于父母为其选择这门亲事,原本亦无异议。但娶妻不比别的,这是俩人同床共枕过一辈子的事,总须过过目,是否中意,才能定下来。若是隔山买老牛,是要后悔的。不过父母反复声称,那女子人品极好,针剪女红,诗词歌赋,俱压倒群芳。因是家中小女,特受宠爱,是掌上明珠,白日见亮,夜里放光,你闭着眼睛去娶她,也不会错。但这不是母亲择婿,父亲纳妾,光他们说不行。

乔知之决定带领仆人,买舟南下,去与女方会面。女方的父母,见乔知之仪容俊秀,骨架奇伟,举止文雅,语亦清爽,因此眉开眼笑。那女子从闺阁出来,见乔知之—表人才,惊喜不已。心想,自己梦绕神思的不就是这等男子吗?乔知之见那女子,满头珠翠,锦袄罗裙,虽非绝色,然亦有几分楚楚动人。稍嫌不足,是上唇略为翘了一些。善观色相的,自然觉得是瑕不掩瑜,无伤大局。但乔知之觉得这一翘,大杀风景。它像一个橛子,可以拴住一头发情的公驴。终日与她相对,恐怕吃饭都不知香味。再看她的腰,二八芳龄,已见粗壮,日后必定肥胖多肉,夏日伴寝,如

抱火炉，还不把人烦死？左度右审，仰观俯察，毛病愈来愈多，刚见面时那一点点的好印象，似乎全都消失了。天公生人，哪能样样周到？按照自家的心思去画，未必就能满意。但乔知之就那么奇怪，一旦认定了，就是五条公牛，也不能把他拉回头。

乔知之只在崔氏客舍住了一宿，第二日便告辞。他推说，婚事须由父母定夺、自己不能作主。假如他对女方不那么挑剔，而与崔氏成婚，也许就一生平安，夫妻白头到老，但他对置于眼前这份艳福，内心坚决拒绝。一念之差，往往影响人生的前程。求福得祸，因祸得福，祸福福福，常常与此有关。

当时富贵人家的男子，常常不止一房妻妾。女方陪嫁过来的婢女，私人蓄养的歌妓，她们在主人身边，随时可以动用。有获得宠爱的，便提升为妾，地位和身份，都高于一般奴婢。有的使用过了，嫌不合适，便拿去当礼物送人，或拿去换马。有的肚子弄大了，还可重新配人。史书上有王爷嫁妾的记载。但明媒正娶之妻，是不能嫁人的。一般情况是，先娶妻，后纳妾。但乔知之却一反常规，把歌妓窈娘买来，便立为正室，立志终生不复再娶。父母对此坚决反对，与他大动干戈，差点打破头颅。争争吵吵，吵吵争争，终于无法阻挡，而崔氏那头的婚事，就渐渐地淡下去了。其间枝节甚多，不能一言道尽。有耐心的读者，直看下去，便知端的。

乔知之虽然才学过人，以诗名为世所重，但并不是以科举得官。他是沾了老祖宗的光，才担任这个补阙之职。补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朝廷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周到，存在什么缺陷，让他们去补一补。至于补得了，还是补不了，是补好了，还是补漏了，倒是其次。《汉书》上说：“柱石之臣，宜居铺弼，出入禁门，补阙拾遗。”武后登上皇位后，根据这个意思，在垂拱二年，设左右补

阙。她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官职呢？说来也是事出有因。她改唐为周，当了女皇，遭到本唐宗室的反对，最激烈的一次，是徐敬业在扬州造反，由骆宾王写了一篇声讨她的檄文，将她的丑闻恶行，公诸于众，把她的祖宗三代，骂了个狗血喷头。朝里朝外，沸沸扬扬，气得她差点从皇位上倒下来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叛乱平息。经此一闹，她深知一个女人做皇帝的不易，旧朝老臣，李氏宗亲，是不会俯首听命的。所以她便大开杀戒。谁敢对她侧目而视，多打一个喷嚏，她就把你碾成粉末，抄家灭族。一时之间，闪闪发亮的大马刀，朝叛臣逆党劈头砍去，杀得人头滚滚，人心惶惶，众臣子没一个敢咳嗽。但武后还是不放心，发布圣旨：有发现叛逆之人，立即上报者受重赏。如路途遥远者，可给驿马代步，享受五品官的待遇，即每日给米二升，面二升，酒一升半，羊肉三斤，瓜两颗。所以捕风捉影，前来诬告的人，络绎不绝。即使查无实据，亦不受罚。无本生意，有赚没赔，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买卖吗？因为卖人有功，有的目不识丁，堂堂尚书；不分南北的，做了御史。滥官冗吏，多是这些告密之人。

为告密起见，武后还置铜匚于路侧。这种铜匚有点像后世的意见箱。它十分坚固，可以向里面投表报，但却不能随便取出来。立在城东的叫延恩匚，想献赋颂作官的，把表往那里投。立在南边的匚，议论朝政得失的表报，往那里面投。立在西边的叫伸冤匚，有冤苦难白的表报，往那里面投。立在北面的叫玄通匚，有关军事机密的，往那里面投。武后对这种匚很赞赏，赐给造匚的工匠鱼保家许多奖品。后来有人告发，说鱼保家对朝廷不忠。在徐敬业骆宾王造反时，他暗中帮他们造了许多刀剑弓弩，杀伤许多官军。武后一听，鼻孔冒烟，心火烧到脑门，当即下令把鱼保家一刀杀了。

人是杀了，可铜匱还在。武后如今设置左右补阙这两个官职，就是专门管理这四个铜匱的。乔知之分管城西和城北两个，按时取出里面的报表，呈送到朝廷。他官居七品，比芝麻粒大不了多少。不过倒也轻闲。他除了干这个差事外，有时还陪伴皇上游览名山胜水，应制作诗。因为富有文才，还获得过皇上的嘉奖。如此这般，日子倒也过得快乐安稳。

当时十日放假一日。这天，乔知之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换上光鲜的衣裳，神旺气足，心境甚佳。他坐在靠窗的案边，一面看着茶杯里袅袅上升的淡烟，一面在凝神思索。

窃娘在旁问道：“想写诗吗？”

“噢！”

窃娘在案头坐下，抄起窗边那个贮水的长颈的瓷鹅，往那个深紫色的端砚上注上几滴水，然后轻轻地研起墨来。时在暮春，日光从窗户射进来，照得一室明亮，甚多暖意。她只穿一件粉红的纱衫，不涂脂，不傅粉，满头乌发，绾着一个高高的椎髻，嫩白的小脸，像是二月的春兰。风韵自成，分外娇媚。随着她不停地摇墨，头上金钗缀着的雀子也微微地摇晃。乔知之好像是在十分专注地寻觅诗句，其实是暗里凝视她那纤纤的玉指。窃娘看出来了，故意娇喘一声：“唉，手都摇酸了！”

乔知之道：“你停手，我来替你！”说着就伸出手去，却不夺她手中那支徽墨，而是轻轻捏着她葱白一样的小手。

“早不说！人家都研好了。”她把手挣脱，说道，“快写吧，看你又出什么佳句。”她满含深情地笑望着乔知之。

乔知之这时心猿意马，神思散乱，刚刚涌起的那一缕诗情，也随着春风，飞到九霄云外。“先别说佳句，能不能写出来，还不知道呢。”

“怎么写不出来？乔才子，下笔有神。”

“你别夸，再夸，我恐怕连字都忘了。”

“忘了？我提醒你！”

“你知道我写什么啊？”

“知道。一猜一个准。”

“那你猜猜看！”

“猜对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狠狠地亲你一口。”

“不！谁要你这个啊？”

“送你一枚金钗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送你一袭罗襦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啊，你别难为我了。快说吧！”

“陪我到曲江游玩！”窃娘见古瓶底下压着一封请柬，是昨天武承嗣派人送来的。说过两天，在曲江芙蓉苑赏花赋诗，赴宴者须偕同夫人一道前往。窃娘怕乔知之不带她去，所以提出这个请求。

乔知之说：“这个还不容易？我答应你就是。不过，我怕你猜不着。”

窃娘的左肘抵在案上，食指指着脸上的小酒窝，眼望窗外，沉思片刻，便回过头来，笑着对乔知之说：“是一首五古，对不对？”

“噢，算你猜对了。题意呢？”

“不是《倡女行》，就是《弃妾篇》。”

“嘿！你猜错了！”乔知之一下把窃娘抱过来，左亲右亲，狂

乱地爱了一阵，狠狠地骂道：“你这个精灵鬼！”

窃娘用力挣开乔知之的拥抱，说：“谁要你亲啊！我先问你：猜得对，还是猜不对？”

乔知之不答她，只是重重地“啊”了一声。这一声算是回答，也算是对她聪明的赞叹。乔知之抽过笔来，蘸饱浓墨，在洁白的笺上写了三个草字：《弃妾篇》。

窃娘一看，眼里顿生出许多光辉，大声狂笑起来，一头扎进乔知之的怀里，脸贴着他的胸脯乱拱，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摇来晃去。

乔知之低头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为自己的聪明伶俐而得意？”

“不！”窃娘鼓起腮帮，仰着脸，突然用一种很严正的眼光，看着乔知之。

“‘不’？那你为什么这样高兴？”

“我为君诚实无欺……”她说，眼圈儿红了，有晶莹的泪珠在闪烁。

“为何这么说？”

“你想，我到底不能钻入你的心里去啊？就算我猜对了，你还可以改别的篇名来骗我。我有什么法子来证明：我之为是，君之为非？”

乔知之说：“如今我不与你争论这个，只想问你，何以知道我写的是‘五古’？”

窃娘说：“你写的诗，我都看过了，差不多全是‘五古’，驾轻就熟，我猜想你又是写这种体。”

“怎么知道我要写《弃妾篇》呢？”

“是你告诉我的！”

“怪了！我诗还没写出来，怎么告诉你？”

“那日你倚在窗边吟道，‘容谢君应去，情移会有离’，这不就是弃妾的口吻吗？你的诗作中还没有这两句，我估计你会在此基础上，写成完篇的。”

乔知之想，这真是个精灵鬼，钻到我肚皮里去了。于是二人互相温存起来。窈娘椎髻散乱，那枚缀有小雀子的金钗，也落到地上，气喘微微，香汗遍体。乔知之也像少林寺和尚练武，腰酸臂软，思倦意怠。诗，自然是写不下去了。

今天乔知之答应领窈娘到曲江赴宴，所以窈娘一清早便起来，对镜梳妆。她花了很多功夫，才把那高高的椎髻梳好。金钗玉簪，缀珠点翠。她本来就很美，再经描眉傅粉，配上罗衣，就更使人觉得她像天仙一般。乔知之站在她的身后，左赞右叹，不过慢慢地就皱起眉头。窈娘从镜子里看到他的样子，便回过头来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没什么啊！”

“那，你为什么紧皱眉头？”

“哦，你看这里！”乔知之指着她从脖子直到胸脯那块地方。

“怎么，不好看？”窈娘又照了照镜子，很不解地问道。

“不是不好看，而是太好看了！”乔知之欣赏一番，又接着说道：“细长的颌下，袒露着半截酥胸，白得像凝脂，再傅上香粉，看得人心摇神荡。”

“你不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！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啊？如今宫女兴这种妆扮。我的妆扮，还不是从她们那里学来的？”窈娘说罢，嘴撅得老高。

乔知之最讨厌妇人撅嘴，因此坐下来生闷气。他说：“你在家中让我看，我喜欢，三天不眨眼也行，可赴宴时，我便害怕

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害怕？”

“你知道武承嗣是个登徒子吗？看见人家有美妾娇姬，就千方百计夺取。万一你被他看中了，如之奈何？”

窈娘扑哧一笑，说：“我真有那么好看吗？”她对着镜子照了照，然后回过头来说道，“他又不是虎，又不是狼，怕他做什么？我紧跟着你，寸步不离，遇事多留个心眼儿，不就得了吗？谁也不能把我从你身边夺走！”

窈娘虽然这么说，但乔知之仍不放心。他像木佛，呆呆地坐在那里，沉默不语，眉头皱得像个干枣。

窈娘只知道武承嗣是个什么尚书，很有权势，别的就都不大清楚了。如今见乔知之成这副模样，心里痛得慌。她说：“你别犯愁。既然这样，我不去就是！”说着，坐回到镜前，用手拔去头上的金钗，准备卸妆。”

乔知之一看，急忙说道：“先别慌！待我想想再说。”他知道，窈娘天天憋在家中，无可玩乐，多想外出逛逛啊！何况，近日正是牡丹花开，到处是冶游的人群，不陪她出去玩玩，也于情不合。尽管眼前想到一些可怕的事，但并不一定就发生。能不能想些防范的主意，既不耽误游玩，又可防止出现意外？他说，“我有一法，可保平安，不过得委屈你一下……”

“怎么个委屈法？你说吧！”

“你把自己打扮成孕妇，衣衫里面塞个小枕头。他们见到你这副模样，谁还有兴致？”

“以后查实，并无此事，岂不治你欺骗之罪？”

乔知之一想，也是。因此他又说：“要不然，就把你打扮成村妇，乱施粉黛，绿衣黑裙，怎么丑怎么扮，让他们看见你，个个

皱起眉头。”

窃娘吃吃地笑道：“我想的正好与你相反，我要打扮得更加艳丽，馋死那些登徒子，让他们心痒难受，乱了神智。不止我们两人同去，还要多邀一个美人作伴。”

乔知之瞪眼问道：“谁啊？”

“我说，你呀，怎么没想起七姑来？！”

“哎呀！真是！”乔知之兴奋起来，狠狠地拍了一下额头。

七姑，是乔知之从叔的女儿，原名叫乔云珠，排行第七，所以大家都称她七姑。她虽然出身书香门第，却终日喜欢练武。她身材苗条，仪容姣美，在众姐妹中，长得最出色。她年轻时，许配给一位赵姓的书生。可这书生婚后从军，战死沙场。虽经多人撮合，不断为她觅主寻婚，但她都不肯再嫁。父母去世后，她便安身到乔知之家。日下住在后院，终日长斋问佛，清静自守。但不削发，装扮一如俗人。如今她已三十四五岁了，但从外表看，仍像二十多岁的年纪。

七姑在乔府，备受尊重。不仅因她心性善良，爱长护幼，而且因她有一身武功，可以守家防贼，抵御外侮。她一个人，胜过十个健仆。乔知之记得小时候，府里遭到一次抢劫。月黑星稀，不辨人影，一群盗贼，拿刀执枪，破门而入，搬箱抬筐，乱抢财物。护院仆人，高喊捉贼，与之搏斗，被他们杀伤了几个。众人见势不好，纷纷觅处躲避。

七姑这时也惊醒了，知道家中有变故，但她并不惊慌。她想，也许是鼠窃狗偷之徒，入室骚扰，等一下就会被仆人制服。她住在后院，要穿过一个月牙门，再走数十步，才能到达她那里，其时天气炎热，夜不关窗，脱衣而卧，房门只挂疏帘。当她刚想穿衣，出去看个究竟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有个庞然大物，沉甸甸地

压在她身上。她想喘气，可自己的嘴被庞然大物的臭嘴堵住了，自己的芳唇，差点被咬下来。她怒从心起，火冒三千丈，在那个庞然大物的屁股上狠抓一把。只听得“啊呀！”的一声惨叫，那个庞然大物便从窗户飞了出去。七姑觉得，自己手里捏着一块又软又湿的东西。心想，这个恶贼的身上，至少丢了二两肉。顾不得他了，她披上一件小褂，随手执挂绳子，便赶紧往前院去看。

前院的盗贼，四处喧呼，十分猖獗。刀光剑影，穿来跳去。七姑大喝一声：“休得逞狂！”

贼人听见一个娇小的声音，虽是恶骂，也很悦耳。正恨找不到她们呢，如今送上前来。岂可错过了？他们如颠如狂，纷纷围拢过来，要捉拿七姑。

七姑抖动手中那根绳子，一阵横扫。很快便听到“哎哟！”“哎哟”的声音。贼人知道姜是辣的了。他们开始逃跑，上墙越脊，扔箱弃篋，没有一个人敢恋战。男仆女婢，见七姑在勇斗贼人，都走了出来。执棍拿刀助战，将那些逃不脱的家伙一一擒获。

待大家忙完再寻七姑时，却不见她的踪影了。忽然闻到屋脊上有声，原来在刚才的忙乱中她纵身跳到屋顶上面追到贼人，只见她抡起绳子，风声呼呼，结果又扫落两个。回头一看。这些贼人有的被打塌鼻子，有的被打出眼珠，有的被打折了胳膊。……在那里呻吟，在那里哭泣。他们被生擒活捉，押送到官府。从此，远近都知道七姑的厉害，贼人闻风丧胆，再也不敢来光顾了。

乔知之道：“有七姑跟我们去，倒是没有人敢欺侮，但她是出家人，念经向佛，喜欢清静，你叫她去游玩，不知肯答应不？”

窃娘道：“七姑与我很好。你上朝不在家，有时我便到她那

里去。我也跟她一道礼佛，还学会念几段经文呢。只要我去请她陪伴，她一定会答应。”

“不过，七姑不比年轻时，原有的一点武功，恐怕也不如从前了。”

窃娘见乔知之忧心忡忡的样子，便道：“你怎么又说她已经长大了，武功不如从前了？难道你忘了去年元宵看花灯的事了吗？那还是你亲自对我说的呢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“噢！是有这回事。”乔知之经窃娘这么一提醒，便想起去年赏花灯的情景。

每年元宵，京城都要闹花灯。金吾不禁，城门彻夜开放。到处都立花树，结花灯。宫女成群结队涌出宫门，皇上耐不住寂寞，也微服出游。这一夜，男女老少尽情狂欢，香车宝马闭路塞途。苏味道还作了一首《上元》的诗，赞颂当时的情景。

火树银花合，
星桥铁锁开。
暗尘随马去，
明月逐人来。
游伎皆秾李，
行歌尽落梅。
金吾不禁夜，
玉漏莫相催。

七姑虽然喜欢清静，但到了这一夜，也照例和家人去观灯。她们一行五人，边走边看，心情好不快活。她们看见那三四十丈高的花树，挂着数千盏灯，光华夺目，处处生辉，无不啧啧称赞。

大家都只顾仰着脖子看，谁也不管别人，走着走着，姐妹们便失散了。人如山，人如海，密密麻麻，针插不进，到哪里去寻找啊！七姑伸长脖子，东呼西喊，兜来转去，也不见有人答应。自己在人的漩涡中挤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走出来，到了一个开阔的去处。不过已是汗湿肩背了。

七姑放眼四望，只见屋生、树生、头生、面生，不知回家的路在哪里。正在焦急之际，迎面走来几个恶少，嬉皮笑脸，挡住七姑的去路。七姑往左，他们往左；七姑往右，他们往右。七姑知他们不怀好意，便站定下来，用目光扫了一下他们。七姑与一般女子不同。别的女子笑时好看，她却是怒时好看。她一怒视，那些无赖子弟便骨酥肉软，无法自立，一齐凑到她的面前，有的要动手，有的死命地吞唾沫。七姑实在厌恶他们，于是抖开手中的绢帕，像驱赶蚊蝇一般，只那么来来去去几拂，那些无赖子弟便哎哟连声，捂住眼睛逃跑了。

七姑以为无事，便回过身来，打算从别的方向返家。这时却发现有一只大手，轻轻地勾住自己的腰。七姑心里一惊，侧眼看去，见一胖墩墩的陌生男子，眼露凶光，脸有邪气。她知道来者不善，自己又碰上恶人了。

那男子说：“离这百步远，有一处花灯，好看极了，我伴你一道去看看吧！”

七姑道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低头生，抬头熟，会认得的。”说着，那男子的脸便凑了过来。

“不得无礼！”七姑拨了一下脑袋，“快把手放开！”

那男子不但不把手放开，而且用力将七姑的半边身子，勾到自己的面前来。七姑感到他的臂很有力，像个铁锚将她锚住，动

弹不得。若再用力，七姑那娇小的身躯就得被压扁。“我佩服你的功夫。刚才那几个小子是自讨没趣的。”他嘴巴的臭气，扑得七姑满脸都是。

七姑心中恼怒，但强忍不露。七姑也伸出手去，用纤纤的玉指搭在他的腰间，很温柔，很多情，让他心旌动摇，微微陶醉。七姑与他同行几步，乘其不备，运足力气，在他的肋下狠命地一抓，像鹰爪落在兔子身上。他立即“啊”了一声，紧皱眉头，张大的嘴巴，老半天也合不拢。他的手渐渐地松了下来，忙去护他那被抓的地方。像个木人，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，而七姑早已消失在人群中了……

乔知之道：“此事是七姑亲自对我说的。对于那些不怀好意的人，就应教会他们识礼。不过，就怕碰到的不是几个无赖，而是更凶恶可怕的家伙，那怎么办？”

窃娘道：“有了七姑，就什么都不怕。你如不好意思去请，便由我去请好了。”

窃娘见乔知之同意，但兴冲冲地穿过月牙门，到后院去。这时七姑正在古槐树下练武。她手中那根绳子，舞动起来，神奇无比。有时像道闪电，划破夜空，有时像条金蛇，急穿草丛，有时如箭，能射穿金甲，有时如环，可裹住银龙……窃娘站在旁边，看得眼花缭乱，暗暗叫绝，没敢喊她。

七姑听见脚步声响，便停止练武，把绳子挂在树边，用巾揩了把汗，招呼窃娘：“进屋里坐吧！”

窃娘随七姑进屋，只见厅里摆着两筐石子，大的如鹅卵，小的如核桃。有的光滑如玉，有的损边缺角。这些石子是七姑平时练功用的。闲来无事，她使用手去抓去握。吱吱嘎嘎，响个不绝。日久天长，她便练得十指坚硬如铁，力气惊人。窃娘看着这